南雷文定

遼陽靳治荊較訂

答萬充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即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絕學寂闃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綱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屑者而加

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即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

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
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
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渠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
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雜然見
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為周時所通行耳凡言周之分
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
而疑周官之為偽書是也偽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
孝存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
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即如古文
尚書人多疑其偽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

終闕疑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
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
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始知其說襲用剿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
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食有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
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
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
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尚書亂

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大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兒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曆明之俟暗昧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强。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强。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

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爲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

罚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設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見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見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一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

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一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為干高所掩其說是亦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並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為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注經間有舛謬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置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大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語義

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滅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共有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

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刪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

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村乃得二十五。雖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　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三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二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

後漢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二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癸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癸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終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三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益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

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

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于兩旁也夫既
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
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衿則前綴之
裹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
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
辟領五寸綴于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
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内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惟黃
潤玉爲得之不始于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
但有東無西雖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

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

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閒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得東面背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亂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旣有西房何以杳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

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淸謂無復返寢之理

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

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既虞之後埋重于祖廟門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碍于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于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

子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即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絶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即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即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于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

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第不可爲兄之子夫
人知之而公羊敢揣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
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
歸父之子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
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
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
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即宗之爲
氏不必並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誰數繼公謂卒哭即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即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朔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

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獨宗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

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禪在二十五月
從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
當數日而又行禪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
喪也既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
祭後重一禪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
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禪
祭玄冠黃裳三也禪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
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
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奈之以今事釋古

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禪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禪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禪而疑之所知見言禪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禪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禪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禪故中月而禪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雖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禪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禪徙月樂不

進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從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

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爲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于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即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即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即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于上耦之物中耦則止于中耦之物下耦則止于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于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為式事皆合式為格物字異而義則仝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

物之物皆于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劉

東濱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即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巳岐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則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于聖學今以度尺而午畫物通于物當物及物通于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

爲蓋物以吾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只于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　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即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

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于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于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于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即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自理而自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序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爲七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貿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

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彙。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辨。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空。乎。格。物。之。義。不。明。也。雖　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蒿錄中門弟子知　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蒿靜遠不惜批示其尋　先師之學脈也

答鄭禹揆修家譜雜問 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

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章僑學士魯彥祭酒羅璟員外夏寶知州萬韞輝教諭汪振甘燧貢進主事張庠郎中王應奎修撰習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詩中皆有文章其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布政使魯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侍讀羅璟字明仲南城人憲孝間名臣習嘉言名經以字行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

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驤爲靖康間人死節於金兵入忠義傳稱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人物在唐書爲甚略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嵊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稱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附見然在嵊縣志中不宜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

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𬭚後魏時人得𡘋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爲宋誤爲𫊸耶

復秦燈巖書 名松儒 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戢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嘆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彙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知之說與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門萬户鑽輪齊墮始知東林自有真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

謂不然非先忠端諱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為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關即宗姚江不可別自為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為宗者足以亂宗夫別自為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為宗存所患亂宗者乃在宗勝奪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

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生辨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佛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亢矣乎弟以爲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意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畧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爲此說第究心有年竊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

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涉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進此無有異也要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與也弟非欲與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南雷文定卷五

遼陽靳治荆較訂

明驃騎將軍鎭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以世官從寧波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山東都司僉書萬曆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援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叅將改温處移副總兵分守江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鎭福建又明年子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

著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山東將踐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公曰徹殿廡足以救庫火政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九師敗績朝議從棄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之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禦將王元周至守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溫處閩人稱商

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颿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
令閩舟不得入浙浙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
之舟符遞驗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若爲令甲其
在江北任浙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
下雜墳爲鍬鍤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
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收棄骨是吾邀惠於
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
公一稟其舊有夷船飄墮境內時日本爲國讐撫臣
因以爲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
感泣去公之武事其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

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戶守滁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鎧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阯戰死樞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錫門見兩炬燭天以爲賊船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皇祖廣東督理糧防叅將諱逵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以上以儒衛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

獨謂不然倘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重者皆麁暴之徒君死社稷免冑入賊帥者無一人爲荷戈衷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有卿相之才而爲武亦猶威寧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場屋嵬瑣之士而謂之文乎噫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

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十八日葬西阜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筮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

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森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宗懋傅錦董應穆開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孫女一字謝爲兆余嘗至西阜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阯如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即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歉之及覩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

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叙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詬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參政分守建昌公駈車九折踄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僉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閒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

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浙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牆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費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圖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筸之兵以待不虞

終公之任苗三人犯皆有俘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
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
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
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
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
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
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
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
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
倫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旨也公之至

處自在塡詞一時玉茗大乙人所膾炙而粉篚鯗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牟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篦借貫畫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閲有明第一手矣與石渠褒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訊詞然後敢出令昭則栩園弟子也（栩園公塡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郎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湖門遡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

中山水思興名剎公集從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夔卿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燦年份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縉陳相剮其婿也孫男五人汝渭晟志矩廪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汝

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慮其大畧而誌之曰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肅菴攻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欒張元時所酬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壚自公云亡每況愈下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尚俟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
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
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舊里
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
亡與亡蕺山漳海舊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
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舊里以自磬死則國亡
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舊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
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嘉水高祖端
曾祖向上祖養蒙父剛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尚

書姚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
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書
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
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
管節愼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謂
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
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
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
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
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贓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
振明之發塟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
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
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
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
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
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
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銜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
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
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

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庚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卽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愼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卽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卽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

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于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于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紋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僞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于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眞爲尚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刻

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于和召慾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料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横入多窮怨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黨爲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歷塞群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低傾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成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關陷藩覆遼蹙廣僅誅

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牽掣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宵刃百城流血蔑君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亡不甚于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

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
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比擬一配
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
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
面諭而始央之洪督救錦州之圍來馬未動賊方張
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
兵潰若麒從海舟逋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
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
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
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

國者胡能延辟欲彰罪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刑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温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羡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償稍高一府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擠滑之術以構兩相于是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詆給激許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譏之御前上益信手勅中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諒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抑合故替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獄底蕺山于召對兆顏逮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儒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稟于公論收囘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任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蕺山滄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勲狎將宮奴市猾胥相爲帝中旨賢于部推私門熱

干廟堂黙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狀彼已甚不因
流極之運刓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
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
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
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
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猶難先帝尚遣一勛
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諳含歛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
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祗具
文耳士英若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搿可
御史黃耳鼎恨公側轉蹄尾紛然詆公殺樞臣以敗

欵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队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眞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

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
降城奘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
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爲向若
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
全不隄防其于致治也何有自薊州出而失望見制
于小人所謂若予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
之士莫不貪欺煩冗術輒其資奸以耳目隱發爲明
陸敬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
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
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

廬東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遂拔擢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焉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下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扇歌鐘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陋焦原不惡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産而捲握之物不與譬竹

亭者又欲竄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蕺山縱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薰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二子相理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枉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謦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

鬼不饗非類神不饗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猶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詔人曰施四明佳人柰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珩其婿也孫三人功懋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稚弟畜之所不至隕越于溝壑者繄公是賴且少不知學兆濫無根公毎訓之曰學不

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倂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于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爕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墓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殁已三十七年矣功爕來求銘白髮青燈囘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千平

至誠透露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已命
舉國若狂征南渡瀦火尋樹饕餮公于其閣六月霜雪
大廈將傾猶抽楔棟泚泚溝中以俟一鬭禦晃鴛水
黑雲壓城鬟城殺鬼耿耿孤誠血碧龍山虎騎與尾
千秋萬歲光芒斧扆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

道碑銘　王予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

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

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

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

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

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

于家人曰吾身報國母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

日之事」公登萬曆已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値倉人逆賢用事酘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審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余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耻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毎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縶其妻誘之海隅

香卒授首島寇聃入犯皆有內至公破其擒斬其
居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
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為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
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參仲吉上書頌之公批
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為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
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閣臣回護逾年再召為南京
通政司陛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
為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
留此為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
其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

諱邦嚼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熙以刺史居烏程孫衎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澹平令祖龍劉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于丈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發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蕺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寔際蕺山亦深獎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于爲義同年生魯瑞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歸洒廳事至于東隅凝覗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

任御史之宅也兒時嘗隨環玆地憶之不覺淒愴公
閔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
能者于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歿夫人
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坏蒸嘗闕然嗟乎公之
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
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遣風雷通
咫尺大廈欲焚烟模糊暮燕啁噍巢逋焉離其閧之
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
髯執綏絕虞淵不返寒日君爲王作蓐御蛾蠛自盡

肴心來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番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于此也當是時慈谿馮

公諱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寄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天子命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舉倚津門餉還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然疏上且死愷章徬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

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胄以入賊軍值弘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碁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唯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

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官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閩卷見開入告于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群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唯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客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即

不得薦舉庶幾于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彝憲聞之曰嘻足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次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所得公念彝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于太湖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何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于吳市九年秋烽火逹陵邑

公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旣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于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蘓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蘓李疑其受意于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

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王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爲程遂以復社嗣于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年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邪具疏爭之于上有旨降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三輔大騷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闔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王死戕高闔王活伏故郡縣經由高闔不許出避十

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闍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闍以謝燕趙齊魯之兗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掎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墻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良苦特公之弟元飈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

令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尙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乎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

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帥爲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于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爾仙誰也嗣昌赧然久之曰不知焉爾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眞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尚書延魯徙于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卽公次元飆天啓壬

戌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颺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玄[illegible]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塟于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竇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併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誰次其事而辦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居避再與

宋守不墜。未。嘗。跳。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肯。
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唯公。
在內唯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
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尚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
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頗不遂。蹈海南還。一丘
貉壓。鍾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瀰瀰。公之
所恨。其何寄耶。

陜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楊之事蓋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楊則楊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楊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楊之兵力非有加于天下也宋燼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即楊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楊于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為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闖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

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略盡濠平城障蓬顆千里郡治孤懸戶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簡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蓄左兵之暴過賊與甚公爲之乞哀于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傅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

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宮門板竹笮聯爲木城公命拔以火礮斧其竹笮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矗矗三十六所逼堺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而盡隳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之名著于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于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鄖兵至矣所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

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續引兵保均巳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泐蕨羅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為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于城頭而告之曰事巳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母為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為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廻于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檟于均我方

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
起夜以千人渡漢運明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當
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
陽久隔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
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
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于平臺議推鄖
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丘瑜曰全楚督撫皆逃
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
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于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
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

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開延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擎瓶之守豈知其無益于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廿二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負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帥苗時化之兵以從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

公還鄖郭已丙附寓處不歸渊河失守遠宦于故國者例得錄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于楊嗣昌再盛于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劒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褻雜之惱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沉左良玉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翺翔樊城避賊于荆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鄖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濶兩京隔波嶤然而時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强弱城不

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楊守鄖亡國之際豈繄無人君子所以痛恨于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玄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祖南渡始為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為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封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德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即能屬文年十九而舉于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疆場

之事翻案晉撫耿如杞勤王兵潰黨人以如杞故逆奄之所欲殺者乃爾縱上所寄之耳目下之于獄尚書韓繼思擇司官五人以讞之公與焉坐總兵張鴻功死晉撫戍上閱爰書大怒悉置讞者于詔獄晉撫論死講官文震孟講呂刑辭業及之公得復職慮囚湖廣壽出守荆州府鄰奄豢惠王請以王官行部按畝而稅公曰王賦多無實田加派充額耳王官繭絲民非堪也事遂得寢鎮箄參將楊世芳奉檄守陵道荆公留不遣巡撫唐暉聞之大怒曰誰任承天之咎者公曰賊必不敢越荆以入承天守荆所以守承天

也賊果西行世芳襲之以俘馘告唐撫乃服陞湖廣
按察司副使備兵長沙長沙有江湖之限不知兵革
武備久弛公請江北冀援江南豈得晏然增城數版
調兵筭軍食用兵不虞未幾而臨藍山賊起賊船數
百順流破湘潭乘勝遂攻長沙闕地爲禍積土崇櫓
賊既盡其機巧而縱礌焚衢應之者皆若有餘潛遣
守備韓鴻發關左子弟以資火擊賊開夜遁恐乎上
賜銀幣公雖奉差家居而自首兵間人情所注風波
震撼無日無之一對獄吏再逮繫了故游沮閭里不
敢自異既又目盲祖吏債家時見娸擱豈知其爲先

朝萬里城也生于一無嗜好禿筆頑石時爲選體詩
寄興亦不必以示人與人言意漸口重至于兵事則
心開余之突公在己丑慷慨失職時相過從猶爲使
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悶悶以老哉生
于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于某年庚戌五月三
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塟于某所配范氏贈淑人
繼徐氏封淑人遣施氏嗣子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
次曰宇啓皆沈廷綸庠生藏石臣朱源孫男四人奕
宣奕蘘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會孫景乾景曄宇泰以
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麤見首尾者爲之科

係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守鄖記畧俾余爲銘銘曰
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
不異培塿。金鼓動地。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
山河破碎。宗廟蒿萊。鄖陽最爾。漢水之隈。高公莅止。
千里風霾。投鞭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
羊蛉未拙。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
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錘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
彼指請救。哭澈天街。相演猶曰。公非將才。廟算不勝。
千古同哀。